

序

同此大冶賦姿，獨津津於一二人、三四人，而謂之佳，謂之美，則鬚眉而外，當必有秀骨妍肌，出幽閣之類，拔香閨之萃者也。故笑實堪憎，顰尤可喜，為人所欣慕耳。雖然，此猶佳美於耳目，而銷一時之魂者。至於竊天地之私，釀詩書成性命，乞鬼神之巧，鏤錦繡作心腸，感時吐彤管之雋詞，觸景飛香奩之警句，此又益肌骨之榮光，而逗在中之佳美者也。故遠山之眉，有時罷筆，而白頭之句，無今古而傷心。以此知色之為色必借才之為才，而後佳美刺入人心，不可磨滅也。不然，則蛾眉螭首，世不乏人，而一朝黃土，寂寂寥寥，所謂佳美者安在哉！故深心慧性人，悟色衰愛弛，病稍減客，即蒙帳中之被，而不令人主見。若詠雪回文，任白骨銷沉，而香名愈烈，則此中之所重，不昭然有在乎！故誇張其色，往往附會英才，以高聲價。孰知色可誇張，面才難附會。何也？紅顏已逝，即妄稱落雁沉魚，亦有信之者，無可質也。至若才在詩文，或膾炙而流涎，或噦心而欲嘔，其情立見，誰能掩之？始知性情之芳香，齒牙之靈慧，出之幽而幽，出之秀而秀，種自天生，不容偽也。彼輕視佳美者，以為一借閨妝，便足傾城傾國，遂莫須造事。烏有生人；欲以嫫姆而捉西子之刀，不幾令寒酸之攢眉，竟付作傴僂之捧腹資耶！不獨牙酸齒冷，且令對鏡之花，照潭之月，一例坐於疑團，烏乎可也。雖然無傷也，花縱未開，必不類草；月雖不滿，亦異於星，安可因魚目取譏，而遂令照乘之珠，不輝輝於天下哉！況自古才難，何容秘美。故於《平山冷燕》四才子之外，復拈甘辛《兩交婚》為四才子之續。雖地異人殊，事非一致，時分代別，情屬兩端，然東西岱華，霞靄遙聯，南北女牛，杼犁相望。雖非有意扳援，而實未嘗不無心映藉也。若二書儒雅風流，後先占勝；詩詞情性，分別出奇，實有謂之佳，謂之美，逗才色於大冶之外，而前不容湮，後不可沒，又安得不顧盼而嘖嘖稱其為相續也哉！若婚何以交，交何以兩，則佳美之才角相柯斧之。讀之自見，茲不復贅。

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